

苏东坡从第一次离开家乡眉山开始，就踏上了一条北上之路。总结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只要北上就是幸运，就是美好的旅程。因为京都在北方，那儿意味着权力和荣耀。比起南方，那里更高也更清爽。南方有湿瘴，而且趋近蛮夷，北方似乎更靠近文明。然而北方之北却是另一番景象了，那里意味着更强悍和更粗犷。以北宋京城汴梁为坐标，苏东坡一生为仕，除了定州算是任职边塞，几乎所有北上的经历都是美好和欣悦的。相比之下，所有南下的经历都充满了不祥，是一次次灾难。

在当时的朝廷眼中，南部是疏离的，多用于不端之臣的流放，只有东南方的苏杭是一个例外，它们离繁华的都城不远，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杭州曾经是苏东坡用心经营和钟爱的地方，这里在当年算是富裕和开放的代表，北宋仁宗皇帝曾经有一句诗：“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赐梅挚知杭州》）。苏东坡对杭州的喜爱无以言表，曾在诗中说自己好像前生已经到过这个地方似的，到处都像旧地重游一样。他在这里感到了空前的喜悦。此地饮食与风光俱佳，也留下了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成为他最留恋的岁月。好像杭州是为数不多的美地，甚至让他觉得超过了故乡眉山。他把这里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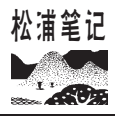
为“山水窟”，即自然风光的圣地。说到对北方的向往，不仅仅因为权力，也还有自然气候之益。在当年，北方气候与今天稍有不同，洛阳与黄河中下游的城市都温暖宜人，有繁茂的绿色。比如元好问曾经赞扬济南富有江南气象：“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济南杂诗十首·十》）。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城市虽无苏杭一带的湿润和繁华，但也绝非苦寒之地。苏东坡自从走出眉山的一刻就心向北方，直到走进那个梦想的都城。这对于南方人尤其是蜀地人来说，尤其如此。众星环拱的北极星下有一处最为神奇威严、华美隆盛之所，这种想象激励了天下多少莘莘学子。

北方是儒学发源地，是源远流长的正统文化的诞生地，也是威权的象征。没有严谨肃穆的北方，就没有正大的中华思想；没有干爽肃肃的北方，就没有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没有权力的笼罩，大地就会涣散以至于倾斜。华夏似乎因为北方而变得更有希望、有条理。苏东坡最痛苦的几个人生阶段都是向南的流放，向南再向南，苦难也就随之层层递进。从京城汴梁到黄州、到惠州、到雷州，最后到琼州、儋州，也就达到了苦难的顶点。苏东坡一生很少发出哀

北上

——读解苏东坡
张炜

叹，但到了海南之后也不得不说：此地无药，无食物，无朋友，更无文友。没有可以倾心交谈的人，真是痛苦寂寞到极点。在这个遥远而枯燥的孤岛，四顾途穷，登高望远，水天无际，似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他凄然伤怀：何时得出此岛？



他渴望北上，直等到生命的最后岁月才踏上了北归的道路。

地理与心理有一种奇怪的联系，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也颇费思忖。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气质，连接着不同的幻觉。它们的不同究竟由什么造成，作为一个概念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切都值得细细寻索。从古到今，“北方”的内涵和外延多有变化，但有一部分至今未变，即北方的力量与权威仍然在想象和认知中得到确立。

天才亮个角，随着两声“咳嗽，咳嗽”的清短干咳，外婆房门的门轴咿地响了一下，老人家下楼了。小脚在木楼梯踩着的是我再也熟悉不过的守时节奏，一个江南农家的早起生活接着被灶头的稻草红焰点燃了。

一如我们今天还能在保留的老屋灶间所看到的，农家厨房的大灶台上并列着两口铁锅，两锅圆沿交点是利用灶火的铜汤

当年苏东坡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弟弟一起跨向北方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生仅有的两次返乡机会，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离开故土难得回返，该是人生的多大遗憾。但是在当年交通工具极不发达，还有繁忙的政务及其他阻碍，难返也就变成平常之事。回家之路遥远又遥远，北上之路坎坷又坎坷，父子三人当年所能够想象的那种壮志得酬、一展宏图的境况，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实现，更多的还是一场空想。

当年好像所有的机遇都在北方，那是一个发展之地、实现之地，是迈向人生巅峰的一个方向。这尽管与今天的想象稍有不同，但大抵还是没有多少变化的：北上仍然是一个强烈的吸引。

从东坡的旅途记录中我们发现，当年最舒适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陆地行走往往是艰苦的。在少水的北方，他只能骑马或乘坐马车赴任，道路崎岖，敝裘羸马，风刀雪剑，旅程将变得格外漫长。苏东坡晚

年贬放岭南，一路南下困苦倍增，部分原因就是陆路颠簸，无奈之下不得不向哲宗皇帝乞求舟行。他的一生似乎都是水陆辗转、停泊或休整，从他的辘辘中，可以看到好几次除夕之夜奔波在离任赴任、南下和北上的旅途上。北上、南下，再北上、再南下，从最北走到最南，从荣耀走向沦落。在北宋最南端的“夷獠”之地，苏东坡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三年，也走向了人生的末路。他的最后日月让人惋叹：再一次北上。

在矛盾重重、坎坷丛生的旅程中，他作为一个大智者何尝没有悔悟、没有痛心疾首的反抗与追问。这一再重复的北上之路似乎昭示了希望，却更多地埋下了绝望。真正的悲剧其实是从离开故乡眉山开始的，北上之路不过是一条伤绝之路。他在一道道诏宣之下不得不重蹈覆辙，战战兢兢地踏上彼岸，踉跄、挪移，像最初离开眉山一样，向着一个方向。

等待他的是最后的时刻。诗人的荣耀始于北上，诗人的生命止于北上。

越来越发现早晨走路上班的好处：岂止是省钱、免挨挤和不堵车，甚至可以随时拐进街心公园跳一段广场舞呢。

那天早上，还细细地享用了那堵墙。刚从花园路拐到纬五路上，远远地，我就看见这堵胭脂墙——嗯，堵这个字，用在这里有点儿压抑，应该用面。目测一下，这面胭脂墙足有二百米长。月季，玫瑰，蔷薇，开得如火如荼。姜黄，朱红，月白……各种娇娇媚媚，衬着绿叶滴翠青枝横波，烂漫至极。我便知道这是实验幼儿园。早几天路过，看见花开得还算婉约，没想到现在已经如此炽烈，每一朵都像在谈恋爱。

走上前，便觉得像掉进了香海。拍照的人很多。年轻的母亲让小女孩站在那里摆姿势，这些花蕾一样的小女孩可真是会摆啊，扭屁股调腰，左一下，右一下。比起来，男孩子就要酷得多，冷静得多，也或者是根本就对花朵不感兴趣，索性便是一脸的不情不愿。

有一个老太太也在拍照，瘦瘦弱弱，满头白发。她用的不是手机，而是配置着镜头的相机，应该是佳能的微单吧。有一段时间，我的包里也总是装着相机，走哪儿拍哪儿，兴致勃勃。

您想和花合影吗？我帮您拍。我上前搭讪。

不用。她笑笑，说，我七十五了，老得不能看了。我就只是给花拍。

她眉宇清秀，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现在，确实老了。再看一眼那些孩子们，我便知道，她是对的。我到这么老的时候，可能也跟她一样的心态。花朵，确实是和孩子们更配，老人配花，总有些伤感。哪怕老得再美。

这里的蔷薇是最好的，瞧瞧，没有一朵败的。不过好看也就这两天。上星期我去了月季公园看了月季，月季公园你知道吗？就在棉纺大世界那里，黄河路上。要看月季，就是那里最好，种类多，地方也大。原来省里的月季研究所就在那里。

月季研究所，我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地方，听着就令人神往。

你要想看月季，就赶快去。

不用那么急吧。月季不是能开很长时间么？

可就是这时候最好。是头茬花。头茬花最干净，颜色最好。

哦，原来还有头茬花这种讲究。我这个庸俗的人，顿时想起了头茬香椿，还有头锅饺子。

我今天下午还要去人民公园看牡丹，再不去，牡丹的好时候就过了。她说。

她是否跟这些花朵定下了如期奔赴的约会？

您就这么一个人去？

和我妈。我妈今年九十五了，也爱看花。她说着收起了相机，和我一起走到路口，朝向另一个方向。

再见。她挥挥手。

再见啊。我有些留恋。也许再也不会见，但是我会

在心里记着这个人。这也就是见了吧。

不知道姓名并不要紧——姓名有时候是最不要紧的，我喜欢这样的人，包括我无缘谋面的她九十五岁的母亲。对于花，爱的人有无数，但爱得认真的人，并不多。认真的人，我一向喜欢，非常认真的喜欢。

冲，温暖便四处传递开来，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

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春天总是比墙上日历翻动来得快。布谷叫了时分，邻家挑灰的小梅叔来

了。外婆屯起来的一冬天清冷寒湿的江南屋舍里有了与隆冬温情对话的唯一抓手。村屋相连，邻家冷锅冷灶时常会提着冷火冲进来，“阿婆啊，来备点灰喔！”老人家总会乐呵呵地操起铲子，让火冲迅疾变暖，送乡邻出得门去。待到缸里的草灰完全冷却，它的服务之心依然没有停下。

外婆的草灰缸

陈冠柏

锅，热气升腾，随时舀用。灶台背面，两米宽的灶口空间，一条矮脚条凳顶着干香的稻草垛。外婆就坐在凳上，往灶膛里填进一把把顶部扎了结的稻草，好让草迅疾投入由旺火向热能的畅通转换。她手里的两根铁家伙，一个带钩，梳拨燃草，一个带铲，清理草灰，在灶膛前自如交替腾挪，煞是好看。

草灰缸，三尺宽径，立在靠墙的一侧，距灶膛也就两个手臂。燃尽的草灰用铁盆箕铲到缸里，开始了草灰离灶后余热的第一次传递。这缸，釉彩暗红，边沿毛糙，留有太多磕碰印记。沿口顺下，还有碎纹，记得是天花板砖落下砸的。难过的外婆硬是唤来远道补缸的，算是弥合了它和她的缺口。每几天后，灶膛清出的草灰一杯杯地堆积上去，直至缸沿。好，自家的敞口烘箱烤箱便天作之合般成了关照的热点。窝进去番薯啊马铃薯啊年糕啊，不多久

便熟了，孩子们嬉笑着地抢着，不惧火中取栗，把捞来的东西用两手倒腾又拍灰又降温，快乐过别样玩耍。

最好的莫过于过夜的炖用，在草灰上垫几团微燃的稻草圈构成文火，坐上陶罐，面里放进鸡骨猪脚，加上黄豆茵香，凭着一夜的慢炖，恰到好处地完成食材生熟转换，早晨一开罐，那个香糯的气息滋味，有一种烙印式的记忆。我考上大学那年，要远去京城了，去乡间和外婆告别，老人家就这般窝炖了只整鸡，吃不了还带着。手里提着温乎乎的罐子，在乡间石板路上回望，老屋窗口是老人风中理白发的一面。

像这般罐子离开灰缸的余热传递，似乎是乡间淳朴生活的一条细节链。缸里的余烬除了本缸使用，还常常被输出。取暖的火冲就是最常见的载体。家家都有的这火冲，铜制的，上面有密密的圆孔或花鸟图案的出气孔，焐手焐脚被窝，或是烘干衣物，是浙东乡间的当家暖宝。当火滚烫的草灰还带着余火被从灰缸铲进火

中，极力描摹，得其生香活色而后已。他画的春花设色清丽秀润，姿态婉约传神。的确，花要画得好，还要多写生，多观察。春日里，种花、插花、赏花、画花、拍花，是一件赏心乐事。

现在要买些春花点缀书房真的很方便，我在太仓电站村鲜花农场网上订花，法国薰衣草、荷兰美叶光萼荷、长寿花、铃兰水仙、马蹄莲、重瓣洋水仙等，微信轻轻点一点，时尚春花样样都有，次日，满室春光，感谢新时代中国发展了快捷的互联网，缩短了村头到案头的距离……

好消息，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从前，我父亲喜欢蒔花草，他是老上海走来的园艺专业教师，阳台上种满花草，养花是件辛苦事，播种、扦插、施肥、浇水、遮荫、杀虫、越冬、翻盆。一年的辛勤劳动才能换来二月，梅花、迎春花，三月，兰花、蝴蝶花，四月，月季、蔷薇花，缤纷映照，引来蜂蝶纷纷。父亲拿着一只德国蔡司 135 老相机，对花拍照。我则拿着铅笔对花写生，还不过瘾，买了一本白描花卉图册，全部临写一遍。近日宅家无事，研墨调色聊作春花小品遣兴，一幅幅习作画成，自娱自乐大喜欢。我喜欢欣赏明末清初画家恽南田写春天的花卉画，他每画一花，必折此花插之瓶

致友人

王养浩

一
又是三月五，雷锋涌无数。妖孽猖狂时，白衣逆行楚。志愿义旗舞，感动鬼神哭。人间有真情，大爱惊蛰诉。

二
屈指三八节，心有千千结。请缨赴峻楚，削发献热血。何处让须眉，哪年怯风雪。秀眉豪情在，今宵笑朗月。

三
日出又日落，春暖复春寒。遥望汉水滔，莫道楚天暗。雪花飘不断，冷雨下未残。妖孽将除尽，白衣凯歌还。



外婆的厨房 (速写) 徐英培

2020年，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来得漫长，宅在家里天天关注武汉前方战场的消息，竟也忘记节气已过春分。一个没有雷声的静夜，下起春雨，润物无声。晨起，我望着窗外那一长溜花盆，月季花老根边萌发出点点小红芽，茉莉花还在休眠中，水盆里养的石斛出现几粒嫩黄色花芽，一棵白萝卜苗，过几天会绽放蓝色十字花……一夜带来春消息。

看看历代文人墨客是如何赏春花的。苏轼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朱自清写道：“但最恋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吴昌硕画梅题诗：“苦铁道人梅知己，对花写照是长枝。”白石老人画牡丹题句：“三升香墨从何着，化作人间富贵花。”

我在江西务农时，村边有几棵梨

树，春三四月花始开，暖风吹拂，一片洁白。古人说，“梨花宜月下窥之，皎洁幽静，溶溶似水。梨花宜雨中观之，带雨梨花，凄恻动人。”白居易《杭州春望》句：“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写出了梨花开时的江南春色。

有媒体在微信里推出很有创意的宅家“云”赏春，让你足不出户，卧游在春日的阳光里，看到了上海植物园里的“花花世界”梅花、樱花、郁金香、结香花开，百花灼灼齐放光华。看到了崇明岛二月兰开，星星点点，优雅淡然，“紫气”袭来。看到了南翔古猗园的一大片如雪的白玉兰迎风摇曳，我，仿佛闻到了淡淡的花香……更可喜的是春暖花开，前方武汉又传来了

三升香墨从何着

半山桥

花、蝴蝶花，四月，月季、蔷薇花，缤纷映照，引来蜂蝶纷纷。父亲拿着一只德国蔡司 135 老相机，对花拍照。我则拿着铅笔对花写生，还不过瘾，买了一本白描花卉图册，全部临写一遍。近日宅家无事，研墨调色聊作春花小品遣兴，一幅幅习作画成，自娱自乐大喜欢。我喜欢欣赏明末清初画家恽南田写春天的花卉画，他每画一花，必折此花插之瓶

十日谈

春日花事

责编：徐婉青

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很多植物只是吐发新芽，长寿花却能带来满屋春色。



想到这，我隐隐觉得，外婆的草灰缸红烬依旧。